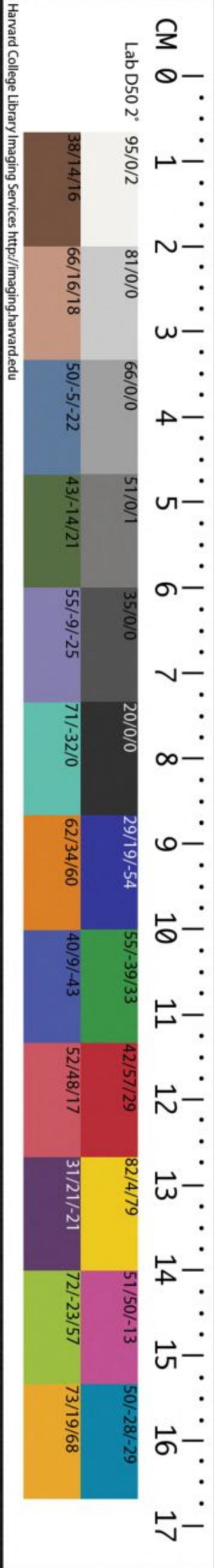


T25/2/8193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4 1955



史會編大全卷第十八

宋 高宗皇帝心元年

立氏曰綱目於漢王既立之五年滅項氏後始平以五
統而大書其年號此於元年之五年滅項氏後始平以五
注說人心之尚往即天命之所歸則以見當時人心
歸漢矣何則春秋之義急於進人以善人之有善也
若已進而與之逆探其終也若夫既善其有善也
然則其示之也矣高帝當秦人暴虐之餘群難其
之會御能以竟仁為心拯民於水火之中假使無成
在予况其入明最先如豫王約受子嬰之爵其成
之恭而卒存天下者乎然而猶分註其年者明人心
然漢而詳進猶上番戒也又綱目於其年下書高侯
元年此盡去之不吉者何蓋就世奸准其時病為以
斯民視道振其所為即不以帝王之責是幸天下不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十八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乙未

禁義帝心元年

丘氏曰綱目於漢王既立之五年滅項氏後始予以正
統而大書其年號此於是年遷書其國號者何蓋王者
往也人心之嚮往即天命之所歸用以見當時人心已
歸漢矣何則春秋之義急於進人以善人之有善雖未
著已進而與之一下逆探其終也若夫既善其初又成其
終則其予之也必矣高帝當秦人暴虐之餘群雜殺戮
之會獨能以寬仁為心拯民於水火之中假使無成猶
在所予况其入關最先如懷王約受子嬰之降除項氏
之暴而卒存天下者乎然而猶分註其年者明人心雖
歸漢而群雜猶未盡滅也又綱目於是年下徧書諸侯
元年此盡去之不書者何蓋亂世奸雄乘時竊發以為
斯民禍首據其所為即予以帝王之資是率天下而亂

也然而獨書義帝於漢王之前者何義帝者雖羽陽尊
之當時諸侯相率立之以為共主者也雖不為人心之
所歸而其名號則已繫於人心矣

春正月項籍率諸侯尊楚懷王為義帝

通鑑曰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
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
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暴露三年滅秦
定天下者皆將相者君與籍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
地而王之乃陽尊為義帝徙之江南都郴立氏曰楚懷
王心項籍所立也而書率諸侯立之何按漢王為義帝
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夫然則義帝
為諸侯所立籍特為之倡率焉耳一統志云郴秦之縣
名今改為州
隸湖廣道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及分王諸將

通鑑曰籍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章邯為雍王王咸
陽以西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都櫟陽以
故嘗有德於項梁也黃騫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飭
章邯降也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項籍
自欲取地也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以先下河南
迎楚也司馬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以定河內有功
也徙趙王歇為代王居代立張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
襄國以從入關也英布為九江王都六以為楚將常冠
軍也吳芮為恒山王都邾以率百粵從入關也共敖為
臨江王都江陵以擊南郡功多也徙燕王廣為遼東王
都無終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以從楚救趙入關也徙
齊王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以
從楚救趙入關也田安為濟北王
都博陽以下濟北引兵降楚也

沛公立為漢王

通鑑曰項籍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
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

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
距塞漢路立氏曰籍欲自王乃分天下立諸將爲王以
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
司馬欣董翳以距漢將瑕丘申陽趙將司馬卬張耳
英布共敖吳芮田安田都魏豹趙歇燕韓廣齊田市皆
爲王各罷兵就國噫漢王之立籍立之也此書沛公立
爲漢王若其自立焉者何不予籍之立之也
沛公之立承天意順人心豈羽所得而擅哉

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

通鑑曰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何曰雖王漢中
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
敗不死何爲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
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
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暴從者數
萬人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
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

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
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
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
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上
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
孤亡秦之敝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卽
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林氏曰劉項爭天其勢力才氣
相去遠甚然羽終失天下而爲高祖所斃者羽能勇不
能怯故也高祖之封於漢中絳灌皆勳之以攻羽曾不
知勢力弗敵而與抗是蹙之亡耳故蕭何以爲誦於一
人信於萬乘湯武是也高祖隱忍從之卒如其言以成
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則能勇能怯之效也羽之敗於
烏江也亭長艤船待之以爲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王急
渡此卽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則天下之事未可
知矣不勝區區之念乃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
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是故高祖百戰而百敗惟
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項羽百戰而百勝惟其必

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立氏曰丞相秦官也悼武王始置之漢以來拜丞相始此一統志云襄中古襄國漢置襄中縣以其地在襄谷中故名鄒氏璧曰張良之勸欲其避鋒養銳而為一時權變之謀蕭何之言欲其端本洪源而為混一海宇之計漢王勇於從善而兩用之樂可嘉矣王業之成歷年之永傳世之多莫非養民致賢之效也嗚呼民惟邦本漢仁之而王楚虐之而亡立民胡可不得其心哉

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秋

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通鑑曰榮聞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距擊都走之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齊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尹氏曰榮與市皆田族也當逐鹿之世民無定主惟力是與籍之徙市王膠東固非本於公道前史皆以榮

怒擊殺之為詞綱目始正其弒逆之罪何哉秦二世二年已書榮立市為王而相之至是雖為羽所徙則榮固市之臣也正名定罪復何疑邪夫世故雖有亂離綱常未始或紊觀綱目所書如李良之於武臣莊賈之於陳勝滅荼之於燕廣榮之於市皆按其罪而誅之于以見昏亂之中天理未嘗或亡扶三綱立人極其垂世教也大矣故曰綱目脩而亂臣賊子懼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通鑑曰羽以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尹氏曰前此良已書歸韓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為韓之心益暴白於天下綱目合而書之蓋有深意劉氏曰前歸沛公不書書曰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成不殺良不歸矣書復歸著良心也良之心柰何一於為韓而已矣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
邯迎戰敗走廢立塞王欣翟王翳降

通鑑曰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
生商賈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而飯之信喜曰吾必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
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
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
從之梁敗屬羽羽以為即中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
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
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
何語何奇之上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者信
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聞自追之或
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
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

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
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
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
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具
禮拜為大將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
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
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
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亦以為大王不
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其為人喑啞叱咤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
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
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
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
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
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
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弟子數歲所
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

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強以威王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脫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劉氏曰給軍未有書者此其書何特筆也漢之業蕭何為之丘氏曰漢以來拜將始此

西楚立鄭昌為韓王○燕王荼弒遼東王廣

劉氏曰皆王矣其書弒何廣故君也雖並立為王而君臣之分不可泯也綱目之書法如此嚴矣哉

王陵以兵屬漢

通鑑曰陵沛人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

陵陵毋私送使也者泣曰願為妾語陵善百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鄒氏璧曰毋不死於被獲之日其愛生望子之來尚勢歟也為子者即當權辭投項脫毋而歸然後侍母家居可也奉毋同歸于漢亦可也願乃貪功慕祿儼蹇不去毋見其無援之之心自分必死與其死于羽之手孰若死列為賢且以成子之節耶噫毋誠賢矣陵之心能無隱痛乎哉

漢以周苛為御史大夫

丘氏曰秦始皇置御史大夫之官漢因之掌副丞相漢以來御史大夫之名始此然是時位上卿丞相有缺則以次補之非唐為御史臺長官之比也

漢置縣鄉三老○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

通鑑曰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密使吳芮陳布共放擊殺之江中尹氏曰嗚呼君臣天地之大

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易是以陳恒之事孔子已告老矣且沐浴請討豈非天地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此蓋萬世之通誼也籍世為楚將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為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弑之乎况籍起自偏裨矯夜卿子冠軍宰割天下率徇己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弑義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

代王

通鑑曰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陳餘不從入關亦不封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今耳王餘不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榮曰羽宰天下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

餘兵擊常山復趙王榮許之共襲常山耳亡奔漢餘迎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

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十

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漢王還都櫟陽

丙申 漢王 二年 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為齊

王

通鑑曰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阬其降卒繫虜老弱婦女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通鑑曰平陽武人家貧好讀書里社中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

怒將誅定殷將吏平俱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挺身
仗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
官曰都尉郎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歡王聞之
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
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
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對曰臣所言者
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
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主不能用臣
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郎妻之兄弟臣聞
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躒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
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
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
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通鑑曰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
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
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
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
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而事之今項羽弑之大
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救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
之殺義帝者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
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
雖曰羽為政不平顧亦仲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
獻言漢王大臨然後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
江鄴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
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張氏曰漢王為義帝縞素聲羽
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
感也斯時漢王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
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湯武之功
也尹氏曰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為義帝發
喪告諸侯討項籍則籍為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
而漢之師為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聲羽之大惡又以

子漢之討賊也朱氏曰自昔帝王之興憂天命之圯絕而求與之併合憫人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拯援無所自容其力不得已焉而見之兵革之間亦豈其心之所欲哉反道敗德侮慢自賢則苗不可以不伐狎侮五行怠棄三正則虐不可以不征傲撻天紀於是有義和之師矯誣上帝於是鳴條之政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已有一天命謂敬不足行於是野之戰去邠之愠不殄則采薇之役不可不遣也不恭之怒方張則方徂之旅不可不遏也整居之禍孔熾則六月之伐不可不亟也誅亂之兵不出則仁義之統紀不明仁義之統紀不明則上下內外紊舛夫叙固將淪入禽獸夷狄而不自覺者雖欲私一己而安歲月詎可得乎使高帝不聞仁義之說不為縞素之舉特以智力與項氏相角使幸而勝之則是吾與天下獨以智力相尚耳智不足以相勝則凡智於我者孰不反而以相賊力不足以相制則凡力於我者孰不交臂以相戕禍亂之來曷有窮已自仁義之言一明使天下曉然知帝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掩自縞素之師一舉使天下灼然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

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續天命人心欲紊而復止漢雖不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之久既絕而復振欲竊而猶不敢由此也夫

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

歸

通鑑曰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乃以越為魏相國將兵畧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

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競競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狙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群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朱氏曰自後世觀之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未嘗有間然以史考之至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易敵愾諫徑喻句注幾陷不測自是以還始厭功畏兵不輕動妄作以禍天下後世賴之吾嘗為之說高祖之能取天下本於彭城之敗而其能守天下則自夫白登之圍尹氏曰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縞素為資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逋誅遽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漢王遣隋何使九江

通鑑曰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劉氏曰凡使稱名不辱命也非是書使而已

五月漢王至滎陽

通鑑曰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劉氏曰至危之道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賊未除而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後書走入關走渡河甚矣

魏王豹叛漢○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

尹氏曰太子國儲副君宗祧所主是時漢方控惚乃能首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漢兵圍廢丘雍王邯自殺盡定雍地○關中饑人相食

劉氏曰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饑人相食漢之業亦殆矣哉然則蕭何之任重矣蕭何之功大矣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通鑑曰王如滎陽命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尹氏曰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

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綱目書之文無羨辭而美在其中矣孰謂不脩文學之君其所設施乃能深合聖經之旨是豈剽悍猾賊徒知以斬刈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通鑑曰漢使酈生說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王使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曰豎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通鑑曰韓信張耳擊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華音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餘禽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

地而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左車解其縛東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遣辨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王請以張耳王趙漢王從之

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

劉氏曰自癸丑書日食至是四十五年矣今復書自秦以代立以來至於國亡未嘗書日食豈秦之德有以勝妖歟日者君象也秦閏位也其不足以當天審矣尹氏曰入綱目二百年書日食者屢矣皆不舉其月日者史

官失於紀錄可知也至是書月書晦自是而後凡日食當晦朔者即以前晦朔書其非晦朔者即以前月書此固綱目之凡例也丘氏曰春秋於日食必書蓋以日者人君之象而被侵食君道所忘也書之以示後世使其遇災而恐懼焉日食之變古人論之詳矣大率謂日月之食雖有常度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其為說深切著明後世人主所當服膺儆省者也然愚於此竊有見焉自古明君正身脩德雖無變異而所以兢惕未嘗怠忽惟中才之主適已自文遇有災異一切委之天數而於日月薄蝕尤慢忽焉往往諉曰天數一定之常度於我何預未食之前星官固已預奏其期時刻秒忽必具既而頒之天下俾至其日行禮一有不應則御史劾之坐以曠職之罪何以見其當食不食哉當食不食安知非推美者之差哉世主所以不信而主慢忽之心也愚嘗竊觀日者之推祿

命謂災眚之來人能脩德即可變而為祥有國者遇日月之薄蝕亦猶有身者遇祿命之非順也因天運必然之數盡人道當然之理一遇日食之變則豫思所以脩德而正事任賢而去奸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婦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致凌君子夷狄不至侵中國則吾之陽盛而天之陽亦從而盛矣尚何陰盛陽微之足慮哉是則先儒之論欲銷變於未然之先而愚為此說欲應變於將然之際銷未然之變非上智不能應將然之變雖中才可勉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其此意歟

十二月隨何使九江以九江王布歸漢

通鑑曰何至九江說布曰大王與楚何親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強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人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而坐觀成敗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然大王不信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強天下負之以
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
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
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
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
入曰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
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
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
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
蘇氏曰鄒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人君當觀
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也漢高一見韓信而授之
上將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一見黥布而共其飲食皆如
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
漢也厥後追羽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
以畀之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
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也若樊噲

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
爵否則終歲不遷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劉氏
曰書以何歸功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得布而
有天下之勢成矣是故九江之歸漢未決而隨何能以
之則書隨何以陶侃之赴難未勇而溫嶠能以之則書
溫嶠以東荆兵之赴長安未果而趙剛能以之則書趙
剛以皆歸功
以之者也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通鑑曰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食其曰昔湯放桀
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立六國
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
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未行
張良來謁王方食且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
籌之昔湯武封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
大王能致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
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

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以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朝信泚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七攻之彭城之難羽喪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

化此設策之機也尹氏曰漢欲立六國後其得失先儒論之詳矣綱目持書未行而罷者蓋所以著漢王無我速於從諫之美也劉氏曰未卒事不書書未行而罷何幸之也凡未行而罷之例有二有幸之之辭有惜之之辭漢遣酈生立六國後魏遣兵迎吳降將幸之也成帝詔立辟雍莽以費興為荊州劉琨段匹磾討石勒惜之也讀史者當知之

丁酉 漢王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

通鑑曰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羽為人意忌信譏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乞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尹氏曰綱目於群臣例書卒雖列國亦然惟夷狄盜賊
則書死范增楚之謀主既書亞父乃以死書之何哉籍
負弑逆之罪增始與之同列乃從而北面事之况義帝
之立出於增之本謀籍弑其所立增力能誅則誅之不
能誅則死之又否則去之可也既不能然乃甘心臣事
弑君之賊助桀爲虐是亦弑逆之人爾故綱目於其死
而貶之所以正天討示王法使爲人臣者當知去就之
義爲萬世之戒也嗚呼其旨嚴矣劉氏曰蠻夷盜賊書
死增楚臣也則曷爲以死書項氏弑君賊也而增爲之
謀主是亦賊焉耳然則其書亞
父何書亞父見其爲賊所尊也

五月漢王自滎陽走入關將軍紀信死之彭越擊楚楚還
兵擊之漢王復軍成臯

通鑑曰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曰事急矣大臣請誑楚
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

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
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三
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
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
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鄒氏璧曰漢得天
下高祖自謂三傑之功夫良以謀何以餉信以戰各盡
其才耳未聞以死脫君於虎口之下者滎陽圍急雖有
三傑爲之柰何紀信以身當之功莫大矣厥後賞功及
於三傑諸將而雍齒且侯矣紀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可
謂少恩也哉

六月楚擊破彭越還拔滎陽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

遣信擊齊

通鑑曰羽既破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
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

未起卽升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指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牽楚酈生說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楊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疏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信亦有所未逮與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劉氏曰書孛始此終綱目書孛五十三孛紫宮六孛太微四准于紫宮于太微非分裂之代無不有大應者矣

八月漢王軍小脩武遣人燒楚積聚

通鑑曰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酈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縮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

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劉氏曰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事綱目必書之漢初書燒楚積聚中興書襲取莽輜重皆特筆也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通鑑曰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無咎守成臯戒曰卽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千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爲楚

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冬十月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食

其走高密

通鑑曰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強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奉

明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擁敖倉塞成臯守白馬距燕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耳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襲齊破之齊王以酈生為賣已烹之走高密

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

通鑑曰漢數挑楚戰曹無出口不出使人辱之無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破之無出口自劉漢王乃引兵渡河復

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謂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人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因救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請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若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臂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卧張良強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臯趙氏弼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孝而孝為萬善之源百行之本此天地之常經入道之大倫也一帝三王未

有不由此道而致治也是故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化
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
而養周公事文王洞屬如弗勝是四聖人孝德充乎天
地傳諸萬世而無極矣嘗觀漢楚爭雄之時羽留太公
干軍中三年未聞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臯置
太公于俎上謂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乃曰吾翁即若
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嗚呼是何言歟與前四
聖之孝天地懸絕矣若使舜遭瞽瞍如此必竊負而逃
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矣高祖視其父如塗人無哀念
慘怛之意且數其十罪以激其怒使果烹之將何如耶
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且不為也矧棄父
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乎或者曰漢祖斯言良平所教
也愚大不然果若良平之教漢祖當自念曰有父母斯
有吾身有此身乃有此富貴今棄父而不顧雖居九五
之尊富有四海天下以為無父之人也何以立綱紀施
政教乎舍此不思惟汲汲以功名為急由其不事詩書
罔知天性之道也是以末年叛者九起終身不免矢石
之禍豈非失孝德而致歟丘氏曰古人謂斷其一臂而

與之天下有不為者况肯舍其天性之親而爭所未必
得之天下哉雖為天下者不顧私親然於妻子有可生
之路尚無可舍之理父為三綱之首而可舍乎就使萬
無可生之理猶當於死中求其所以生者况有可生之
理而為之子者乃不汲汲赴救設或計不行而
被害縱得天下為萬乘之君何顏立天地間哉

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
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通鑑曰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闔其
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漢兵容
若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
易與耳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
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
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維水而陳信令人夜囊沙壅
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
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

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橫遂自立為王灌嬰擊走之盡
定齊地尹氏曰秦為無道天下共起而亡之至羽背約
王沛公於巴蜀故漢王之東綱目以還定三秦書之用
見三秦固沛公所宜有也其後籍負弒逆之誅於是漢
之舉兵一則曰討籍二則曰伐楚又以見師出為有名
矣若夫諸侯各受分地與漢竝立初非有可指之罪漢
志於一天下以強食弱是以韓信之出於趙魏則書擊
於燕則書下於齊則書襲至楚遣龍且則書救春秋凡
救未有不善者善則攻者非矣力鑿強戰信之所以立
功者如此他時不得其元良有以也君子觀綱目所書
之意斷可識矣漢與秦
項果可以大相遠不

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留四日復如廣武

劉氏曰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禹之辛壬癸
甲何以過之尤武之篇書穎川盜起帝還宮六日討平
之皆特筆也二祖創業之初其勤如此
後世猶有書幸馮石府留飲十日者矣

戊戌 漢王 四年 春二月 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通鑑曰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
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
來乃自立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
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
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
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羽聞龍且死大懼
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
不過即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
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涉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
說之曰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暴骨中野
不可勝數楚人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迫西山而不得
進者三年矣漢王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

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向利而倍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廩陳澤之事耳遂殺餘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臣竊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也亦誤矣野獸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

秋七月漢立英布為淮南王○八月漢初為筭賦

通鑑曰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入百二十為一筭治庫兵車馬劉氏曰書初何志始也筭賦以治庫兵車馬則軍興之制也自是遂為常法故謹書之重其始取民也丘氏曰古之治民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蓋稅出財役出力此自然之理也今漢始立筭賦之法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夫以一人之身既役其力又稅其財苟給一時之用貽無窮之害吁人主之舉事其可以輕易哉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

劉氏曰致助何順辭也夷蠻借兵之辭五曰致助曰請助曰入援順辭也曰發兵尊辭也曰遣使以其兵至敵辭也曰乞兵卑辭也曰求救急辭也莫善於漢之致助唐之請助者矣丘氏曰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虎狼也不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其有事件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借助北貉燕人梟騎後世中國之君徃徃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也

亦多矣彼恃其有勞於我邀求無已予之則無有已時
不與則遂成彙隙卒之為中國之蠹生民之擾較之所
借助者奚翅什百甚者宗社或因之而亡唐於突厥回
紇宋於女真韃靼可監也已嗚呼君子作事謀始可不
戒哉

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

劉氏曰書嘉恤死也戰國之世殺人多者至二十四萬
未有書恤死之政者至是始書恤死之政漢業之興宜
哉終綱曰書
恤死之政六

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漢王 父太公及呂后歸自楚解而東歸

通鑑曰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
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

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
陳平曰漢有天下太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
遺患也王從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
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尹氏曰當是時漢強楚
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也上書
中分天下繼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為請太公明
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
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蓋自不言可
知况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惠食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
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進籍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
之失又可知矣趙氏曰睢水之敗漢王乃與數十騎遁
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遇楚兵所獲置軍中為質
至是三年矣乃遣侯公說羽請太公呂后羽乃與漢約
分天下以太公呂后歸夫何終得父妻輒聽詐謀背違
信約此市井狡獪之為非君子忠信之道也是以齊桓
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魏侯不失虞人之
期秦伯不廢徒木之賞此四君處戰國之時尚不忘其
信况因求父之約而可背信乎大抵漢祖君臣皆用詭

詐之術誠非湯武
手伐仁義之道也

冬十月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
殷迎英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通鑑曰漢王追羽至固陵信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
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
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王能與共天下
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
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指此地
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
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周殷殷畔楚舉九
江兵迎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
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罷泣數

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乘駿馬從八百餘騎
直夜潰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父給
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
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引騎依四潰山為陳謂其
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因此此天
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
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
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
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一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
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
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
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
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
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
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
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
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
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鄒氏璧曰仁義愛民王之道也

暴雷毒民亡之道也羽之自亡久矣烏江窘迫非天亡耶亭長知舟之可渡而不知其自作之風波已足以覆舟矣知江東之足王而不江東之人心已叛虐而歸仁矣此天命存亡之機也豈亭長所可測哉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正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右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悟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揚子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屈入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黃氏曰智可以來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有天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嬴秦取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戰百勝僅能得之得之艱難惟恐去之或速凡可制民之死命者無不過為而強舉之雖翦滅屠戮有所不恤天下不勝羸秦之猜疑相率而跳於刑之外羽見民之易叛恐今日之於吾猶昔日之於秦也舉一城則阬之攻一邑則屠之嗟乎羽亦人耳好生惡殺誰無是心哉所以斬伐而無寸愛者亦疑之深矣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叛也帝之入關約法三章羽之入關烽火三月帝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燠類不遺嗟乎民之歸於君者求以生我耶殺我耶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以求殺耶帝不取天下於秦項之手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來聽其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尹氏曰固陵之追籍已兵疲食盡猶能大破漢軍則劉非項敵明矣然未幾三將會兵卒能破羽則漢之用人與籍之自用其相去何翅什百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離籍卒賴三人之力若大籍負弑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

封項籍族屬四人為列侯始賜人以國姓

通鑑曰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皆歸之丘氏曰姓者受之先祖已不得以與人亦不得受之於人漢既以賜項氏又以賜姜敬其後世遂至以賜匈奴抑孰知數百年後劉淵

輩不徒冒其姓且并其人民社稷而冒之○令項氏故臣稱項籍之名稱者拜大夫鄭君不從逐之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劉氏曰前書奪信軍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帝則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以不終臣節也故綱目備書之而此稱馳入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

高皇帝五年

天台方氏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二三代正統如漢唐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矣謂變取之以不正如晉宋齊梁之君雖使全有天下亦不得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

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正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知所惧乎此蓋竊取孔子之意也丘氏曰史綱於前既大書漢號而下分註漢王元年矣至是又大書漢高祖皇帝五年何此綱目一統之大例也前書以見人心之歸後書以見大統之一昔者成周之興也人心之歸以見於虞芮質成之時九年之統乃集於燮伐大商之日古今同一致也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通鑑曰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尹氏曰漢王方擒項羽即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將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亦可見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畧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比事詳觀則得之矣

赦

通鑑曰今日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二月甲午漢王郎天子位猶襲秦稱皇帝

通鑑曰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郎位于汜水之陽尹氏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立氏濬曰有天下者謂之天子有一國者謂之諸侯有一家者謂之大夫大夫受命于諸侯諸侯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天而為之子是則莫尊於天而下天一等者則天子也秦不師古自稱皇帝其後因以王封其巨子則所謂皇帝者郎天子也所謂王者郎諸侯也高帝代嬴除項郎皇帝位于汜水之上襲秦故號也史綱於此書郎天子位猶襲秦稱皇帝其所居之位則是而所稱之號則非謂之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也始皇作之高

祖述之遂為萬世不易之定制然則不稱皇帝將何稱哉孔子作春秋創制立名繫王于天貞可以為萬世法也劉氏曰得天下之辭有三郎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立為帝不宜立者也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其母為昭靈夫人

丘氏曰高祖即位之初首更其后太子皆加以皇號特於其母止尊之以昭靈夫人無乃厚於妻子而薄其所哉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為閩粵王○帝西

都洛陽

通鑑曰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天以上皆令食邑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劉氏曰高祖之得天下也書罷兵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

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與書
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按七大夫秦第爵之名也

置酒洛陽南宮

通鑑曰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言所以有
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
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
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
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
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
我禽也群臣說服楊氏曰項籍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
附范增為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
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
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未必
有益於敗亡也陳氏曰吾觀不如之論固帝之誠然不

如亦足以見帝於君臣之間無復有猜忌之謀而有以
安慰臣下之心也嗚呼風雲霜露無一氣而非天茅甲
根莖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
窳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
天覆地載豈與是瑣瑣者
爭衡哉吾差有取於高帝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通鑑曰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
為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耳不來且舉
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
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向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
橫為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遂自剄令客奉其
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穿其冢
旁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
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胡氏曰橫不肯北
面漢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帝
俱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

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乎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鄒氏曰橫為田氏宗社之主一旦國祧難守其罔為臣僕之志固自若也志壯而力不敵舍死何以哉綱目書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存其國號王爵表其名著其死所以與之也五百人以義死從非恩德入人之深何以至此惟橫不死於海島而死於洛陽為可憫耳豈赴召之時死志尚未決耶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為臣不忠者

通鑑曰布楚人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

顧曰兩賢豈相危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起豐沛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義理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鄒氏璧曰丁公項伯皆能脫漢帝之死在楚雖不忠在漢則無功也不忠之罪伯浮於丁斬所宜先者也脫死之功丁切於伯賞所宜重者也帝既得天下惟當賞功不當論罪今乃封項斬丁何舛戾之若是耶然其所以封項者乃其報功之公心而所以斬丁者實慮後之私智欲戮一人而使千萬人懼為吾後世之懲戒耳殊不知聖人所以能懲戒人者惟其公耳刑見私而欲人之懲戒難矣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

通鑑曰敬齊人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理均也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莫不賓服及其衰也諸侯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八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搯其心附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

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回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郎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終六月潁川盜起而徃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丘氏曰秦地被山帶河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於邠繼都豐鎬天下形勝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而棄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世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為從而秦獨為衡焉卒能以少制眾并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也自高祖用委敬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勝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都于斯自宋入都汴之後王氣銷歇者五六百年于今矣嗚呼地以人而勝人以德而隆山河之險固焉是恃哉劉氏曰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書賜姓始此

張良謝病辟穀

通鑑曰良素多病入關卽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爲虛爲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僊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揚氏曰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未嘗一日而亡秦也以爲奮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秦計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

成爲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資以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了房之術云劉氏曰書謝病又書辟穀何爲惠六年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日之意微矣

六月大赦天下

丘氏曰帝於正月旣以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至是以將都長安大赦天下蓋赦之言始見於虞書然特以施之青災而已三代以前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皆

隨事而為之制後世則不然一遇國家有變革喜慶之事則形於王言頒之天下不問情之故誤罪之當否一切施之以曠蕩之恩嗚呼是何三代之後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多幸哉

立無諸為閩越王○始作武德舞

丘氏曰此漢以來作樂舞之始六年又更名舜招舞為文始景帝初元奏之高祖廟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立盧綰為燕王

通鑑曰綰家與帝同里閉綰生又與帝同日故特王之劉氏曰帝自起兵身親其間多矣不書自將此書自將何既即帝位也書人佔自將始此

趙王張耳卒子敖嗣立

通鑑曰敖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為后

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

劉氏曰凡書故將于義也此其書反何惡楚也綱目書故將七惟利幾以楚將書反公師藩以成都將書寇

九月治長樂宮○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十二月帝偽

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通鑑曰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或告信反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擒之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羽故將鍾離昧亡歸信漢詔信捕之或說信斬昧以獻及上至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之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故當烹遂械繫

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尹氏曰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曰不以反書是信未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所執之由是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為侯不知所赦何罪哉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甘為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滅籍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安枕論其謀則深語其功則高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陳氏曰人皆謂漢封建無制故諸侯強大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

以為三代封建之法不可復殊不知三代封建之意已壞於此何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今高祖用偽遊之計以執信則是壞先王巡狩之意至呂后召諸王至長安以鳩殺之遂使後有望京師而泣者則諸侯述職之法又壞矣郅氏璧曰古之名將以道自重難進而易退者也人君尊之為父師任之為心膂有事征伐又必推轂警戒而專重其權乃所善將將也高帝不事詩書惟用狙詐之術當時為將者又皆上功有利是以貪恩忘辱甘心為其役使之耳論者惟幸其成功而不揆之以道義故信謂善將將先儒謂能鼓舞豪傑是固無豪傑耳

豪傑豈為其所鼓舞哉

通鑑曰始封功臣鄭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

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良亦無戰聞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肯本矣乃賞無知丘氏曰古者爵有公侯伯子男之五等然既列之以爵則必分以土使之泄其土主其神以君其民自秦漢以來始有封以郡邑之名而惟奉朝請於朝曾不一出國門者漢之封爵止於侯而無有所謂公伯子男者書于此以志其始

庚 六年春正月分封宗室為王

通鑑曰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

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歸之子肥為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定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為之謀者豈王澤當熄天不啓其衷邪嗚呼惜哉丘氏曰嗚呼此三代分封同姓為諸侯之遺意雖不盡今於古猶有古意存焉光武懲七國之變而遂廢其制其後遂有權臣篡奪之禍晉武懲魏人之孤立而大啓其封其後遂有藩王紛爭之亂自是而唐而宋不復講此也久矣我太祖皇帝衆建親藩錯峙於藩臬郡縣之間使之互相維持以為治豈非萬世久安長治之良法也歟唐氏曰大封同姓本以制異姓然卒致七國之禍

以曹參為齊相國

通鑑曰參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而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劉氏曰書齊相何錄善治也

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通鑑曰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許之

封雍齒為什方侯

通鑑曰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

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矢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柰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司馬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帝自見偶語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劎履上殿入朝不趨

通鑑曰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跣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

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
陛下此萬世之功也柰何以一時之功而加萬世之功
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乃賜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劉氏曰此
殊禮也綱目脩書者
四惟蕭何得書賜

帝歸櫟陽○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通鑑曰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
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
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
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
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劉氏曰帝既即皇帝位矣父
猶稱曰太公其追尊先媪亦不過曰夫人又踰年而始
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反後於始皇矣無臣故也丘
氏曰太上皇之稱始見於秦然秦以追尊其既死之父
今高祖乃以尊其父之生者後世遂
祖之以為極尊之稱萬世不易焉

秋匈奴大入寇邊圉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和

通鑑曰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
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
殺頭曼自立為單于東胡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
馬與之又欲得單一闕氏又與之東胡愈益驕兩國中
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東胡欲有之冒頓大怒曰地者
國之本也柰何與人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
東胡又走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
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信於馬邑信
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
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立氏曰匈奴之先夏后
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與燕趙秦三國為
邊秦使蒙恬擊胡悉逐出塞至冒頓殺其頭曼自立為
單于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單于然也至是滅東胡
走月氏并樓煩盡服從北諸夷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
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復寇
邊圉馬邑書之以志匈奴強大之漸

徵魯諸生起朝儀博士叔孫通采古禮雜秦儀上之

通鑑曰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
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曰得無難乎通
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
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
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
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
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汗我通笑曰若
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
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
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丘氏曰嗚呼周室禮文
之盛至是不復覩矣夫禮莫倫於周孔子所謂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者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烏知所謂
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
不能訪求遺老於此之時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

制顧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於
當時亡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世噫可恨也夫劉氏曰
稱朝儀何紀實也按綿蕞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
為蕞或曰立竹及茅索管之以習禮儀於其中

冬十月朔長樂宮成行朝賀歲首禮置酒宴群臣

通鑑曰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
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
兵張旗幟於是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酒諸侍坐者皆
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
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上
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悉因六
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
大抵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
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司馬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
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
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

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
 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
 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
 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
 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
 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
 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
 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一人曰若則仲尼之開
 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
 人雖有規矩準繩馬得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
 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立氏曰此後世朝賀歲首之
 始按史記秦紀秦代周改年始朝賀今自十月朔漢初
 用秦正以十月為歲首是時長樂宮成群臣朝正月適
 叔孫通與魯諸生所習者禮成遂行之歲以為常武帝
 雖用夏正然猶以十月行此禮至後漢始行於春正月
 其儀比此為詳云又曰此後世錫宴之始是日行朝賀
 禮畢置法酒群臣侍坐殿上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劉氏曰宮未有書成者此其書

何三年而後成故書著久而後成也

命蕭何次律令

立氏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是蕭何攬
 據秦法作律九篇其後叔孫通又為十八篇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
 七日乃解

通鑑曰上自將擊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立
 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
 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漢兵乘勝追
 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
 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
 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還報曰兩
 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
 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臣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

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
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
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
前使十輩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
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
邑馬王氏曰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
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漿陽圍三也躡足請討齊
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
鄒氏璧曰都俞吁咈皆朝廷之謀謨開合縱橫乃軍旅
之籌策一皆名正言順出義入仁者也自儀秦商鞅之
說橫行而仁義之道矣平乃踵其餘習而益以機巧故
其致效尤速而當時以為奇以王道律之皆足以
亡國者倖成詭遇之功君子弗屑也奇云乎哉

十二月還至趙

通鑑曰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卑上箕踞慢罵
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說王殺之

敖齧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
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曰吾王長者
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汗王為事成歸
王事敗則獨身坐耳劉氏曰書至危之也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意如為代王

七年春令郎中有罪彫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劉氏曰二事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之何嘉詳刑且
志仁政也應劭曰彫音而罪不至髡但繫其頰毛而已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通鑑曰蕭何治未央宮上元其壯麗去怒曰天下匈匈
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
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
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司
馬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
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願以

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敵天下未必不由鄧侯啓之也劉氏曰治長樂宮嘗書矣於是治未央宮曷為不書過度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以為賢相之累也一統志云未央宮在西安府西北十四里應劭曰宮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

置宗正官

丘氏曰周官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秦置宗正掌親屬漢因之更以叙九族焉夫以帝堯克明峻德而必以親九族為首是則宗正之官其所關繫也亦大矣故書于此

夏四月帝如洛陽○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通鑑曰上擊信餘寇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

十二月還宮○詔讞疑獄

丘氏曰書讞獄始此

八年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芻操兵乘

馬○冬遣劉敬使匈奴始與結和親

通鑑曰匈奴教者北邊上患之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論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斬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司馬公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

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頸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矣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疎矣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丘氏曰齊景公一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女吳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上宇之廣甲兵之強入士之眾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異類通婚姻決華夷之防廢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世遂祖之以為馭戎上策夫以閨闈窈窕之資為腥臊犬羊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者乃忍為之哉蓋其慕割愛為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實關中

通鑑曰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并齊諸田楚昭

屈景莫能興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能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五姓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王氏曰昭氏屈氏景氏楚三大姓懷氏田氏齊二大族也

九年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通鑑曰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請長安即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剗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之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
面日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上召叔等與漢廷臣無
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
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司馬公曰
高帝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高謀逆者帝之過也
使赦失國者高之罪也劉氏曰於是貫高謀逆則曷為
不書諱之也貫高之謀帝之媢實啓之然則書趙王敖
廢何權不足也帝之至趙敖執禮甚恭是矣高有反謀
為敖者誅之可也執而歸之天子可也而
徒隱忍不從以為其廢也自取之而已

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丘氏曰高祖既以何為丞相至是復拜為相國及何薨以曹參代之參亡不復置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

立廟萬年縣名

劉氏曰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景帝於太宗宣帝於世宗遂為故常矣於是通鑑不書綱目皆書之

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通鑑曰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涉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強相及呂后太子群臣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楊氏曰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帝計者蓋亦反諸已而

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母禍而已哉○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強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海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今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今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一統志云周昌沛人苛之弟也按四人者漢書音義曰東園夏魚四姓人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冬破豨軍

通鑑曰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見上言豨賓客甚盛宜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將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曰不上

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各封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冬大破豨軍呂氏曰帝踞洗以挫英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而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之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乙 十一年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通鑑曰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過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之所詐

遂夷三族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帝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人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帝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縮王燕而信乃為列侯豈非高帝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時帝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勞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罪拒徼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帝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劉氏曰凡書殺殺無罪也帝未還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尹氏曰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

書又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其怏怏無聊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本心云爾漢氏之興得信未孚於天下既以詐而執大功之臣又以詐而殺之人誰不自疑哉叛者迭起夫何怪耶綱目備書夷三族之實非予其討有罪也乃所以惡漢云耳世豈有人之無罪夷其三族而可以君天下者哉下書梁王越夷二族亦然趙氏曰呂后與蕭何謀給信入賀斬于長樂宮夷其三族嗚呼生殺之權在於一人焉有人君在上后妃擅族開國元勳乎既專殺信又聽其醢彭越北雞晨鳴以致禍亂異日僭竊天位之端兆矣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不書其罪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因怏怏無聊以陷于此素非有反心也故綱目書殺而不去其爵乃所以惡呂后專殺云耳此朱子之微意春秋之大法也丘氏曰嗚呼秦之法慘矣一人犯罪而貽禍於三族豈帝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之意哉史謂高祖寬仁大度除秦苛法秦之苛法孰大於此於此

而不除且用之以加諸有功之臣尚得謂之寬仁乎哉
卸氏璧曰人臣之道未有忠不盡而可以得君智不終
而能保身者也信為漢良將卒使若疑身戮何哉智有
不終忠有未盡耳方其據國自王時天下尚未定也楚
漢之君在其掌握孰得而制之乃能拒徹之謀期不負
漢其志忠矣及天下混一炎德方隆正宜委身盡職以
保令終矣夫何宿怨潛有異心助豨謀反忠智安
在哉世謂高祖少恩信之所以自取者亦多矣

帝還至洛陽

通鑑曰上還聞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
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豎子不用臣計耳如用臣計
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
力不能耳又可得盡烹邪上曰置之

立子恒為代王○赦○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通鑑曰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
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
人歲六十三
錢以給獻貢

詔郡國求遺賢

通鑑曰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
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大之靈賢士大夫
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
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
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
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劉氏曰書求遺賢
何美急賢也入綱目二百餘年於是始見自是而舉賢
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丘氏
曰噫觀高帝斯詔則其誠心求賢可知矣綱目書此以
示萬世俾有國者
知所矜式云耳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通鑑曰上擊陳豨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邑輒曰往則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處蜀至鄴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栗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榮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釋布拜為都尉趙氏曰越佐漢燒楚積聚又掠米十餘萬以給漢羽因食盡敗亡也受封于梁豈不欲傳于百世乎今為呂后謀殺之夷三族醢其肉以賜諸侯嗚呼是何殘虐之甚哉徒以人之誣枉而為法外慘酷之

刑豈人之道哉古人于馬牛之畜尚念其曠昔之力而不忍出况開國勲臣無罪夷滅之如是哉故莽篡漢稱頌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人死漢節者二三人耳豈非高帝少恩多害而致此哉綱目書爵書殺以明越無罪乃所以惡漢云爾劉氏曰書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局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又夷三族甚矣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夏四月還宮○五月立故

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

通鑑曰初佗於秦二世時已據南海稱南越武王矣至是詔立佗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魁結箕倨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誅滅之五年之

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今遣使授王印綬王
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如此漢
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
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
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
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贈橐中裝直千金賈
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
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
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
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
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
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通鑑曰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納群臣十餘日舞
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會等

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
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
事顧獨與一宦者枕獨不
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擊
殺荆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

通鑑曰初韓信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
侯布益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
得罪於布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使人驗之布
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對曰是固
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
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有
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
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何謂中計東取
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

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
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
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
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
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
間為上泣言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
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
耳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
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
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卧而傳之時叔孫通
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
尉卒三萬人為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
老厭兵必不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
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楚兵敗布遂引兵西
尹氏曰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
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其書法如此然陳豨非布之比
反亦書擊何耶相國任一國之寄不擇人材乃以幸臣
居之小人寵過其分卒貽叛逆故綱目雖書其反而皆

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

不予其討也此固端本澄源
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矣哉

通鑑曰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
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
殺之尹氏曰英布之死前史皆書殺綱目書誅正名定
罪也上書布反既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
後布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殺布實有罪則書誅
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槩論非綱目
別異之幾於涇渭不分矣陳氏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
死力是高帝善將將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
將之餘習木忘寬仁其天資殘忍由其無學問也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通鑑曰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
弟佐酒道故舊為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
起舞抗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
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冤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
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
有所與劉氏曰特書譏也以為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
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春陵復南頓唐玄宗亦書復
潞州皆帝啓之也而世世無有與又甚矣丘氏曰帝
自破英布遂至沛父兄曰云云後世創業之君復其鄉
邑蓋本
乎此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立兄子濞為吳王

通鑑曰更以荆為吳國濞喜之子也
王氏曰濞劉仲之子也喜劉仲之名

十一月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于曲阜

尹氏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
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

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
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為弱冠
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
兵戈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
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
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振起除挾書禁置博士
官開獻書路迭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
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粗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微體
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
礴未始一日而不存不以秦而泯不以漢而興時君世
主苟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緩來動和之
效帝王時雍迓衡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
足以語此丘氏曰嗚呼孔子之道乃天德民彝本然固
有之理也雖當秦人慘刻之餘群雄戰鬪之際以高帝
不好儒學之主猶知所尊敬焉初非有禍福果報之說
竦動之也蓋其天德民彝本然之理在乎其心者自然
感發而不自知耳劉氏曰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
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者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坑焚

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
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太過人者
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
自此始故特書美之也

遂還宮四老人因太子見帝

通鑑曰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
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
國亂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欲廢適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頌血汗地帝曰吾直
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
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
四八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
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五求公數歲公避逃
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
不受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
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

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
不易太子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子房之
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
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
人以安太子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
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
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
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
蘇氏曰高帝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
惜無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帝言者如意之為王而
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世呂氏不
平之氣而厚封焉其為計不已踈乎鄒氏璧口創業之
初基圖未固儲嗣所當重也高祖既知惠帝不足以承
大統當慎擇諸子之賢者明詔天下而定易之可也今
則溺於戚姬而欲易劫於呂后而不易此以儲嗣付于
宮闈之手以私而不以公也羽翼已成之言何其卑也
且帝於平時常斥惠為不肖子於代王之生知其蒼龍
揚腹之祥其宜立與否固瞭然於心矣使於是時即以

易之何有諸呂之亂亦何費迎代之勞哉不此之務而
惟婦言是聽諸呂之亂帝實自啓之也若四皓者惡秦
之暴而隱于商山可謂賢且智者以高祖之求尚不輕
出何所見而赴太子之召耶以孝惠為賢出而輔之則
亦不得謂之智矣班固曰用留侯詭計致四皓曰詭曰
致則知留侯為后所劫為此不得已之計耳良號明哲
劫于女后而為詭計豈不為明哲之累哉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救出之

通鑑曰何以長安地陘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
田毋收藁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
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
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
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
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
人金乎且陛下阻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
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

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何足法哉陛下何疑
宰相之淺也帝不憚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
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
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尹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明穆穆聚精
會神與天子交相唯諾於一堂之上者也臯夔稷契有
都俞而無吁咈伊傳周召有誥命而無戒飭臯伊諸公
不可人得而世有然居其位任其職則亦不可不盡其
體貌之禮至其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
死亦可也械繫而戮辱之可乎哉自李斯馮去疾在秦
以下獄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信謹一旦
無故置之囹圄雖曰未幾赦出之然禮絕百僚師長群
后他日亦何面目立於衆人之上哉文帝習此而繫周
勃景帝習此而繫亞夫迨武帝則動輒逮繫不可勝舉
至於下獄要斬如劉屈釐輩屠之不啻若狗彘者元帝
之殺望之哀帝之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若此豈非貽
謀不善之過哉然何以忠信事高祖疑之亦非一如遣
子弟從軍貫民田以自汙之類往往挾術相欺君臣交

乎之理似不如此既不免械繫之辱猶且不能引身而退何亦嗜利無耻者書曰下相國何廷尉獄使漢之君臣觀之寧不少知愧歟丘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秦以法持世待其公卿無以異於士庶人然蕭曹皆起自秦吏習見其故而不知改其後二人皆躬自當之後世遂習用之以為常噫士亦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哉趙氏曰何守關中時帝疑之非一也帝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弟詣軍不免族矣及帝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散家財助軍幾乎族矣自擊英布非用客計多買田宅自汙幾不免族矣帝每出關關中動息必窺之何亦挾術相欺君臣相與全無忠信之道方於子房豈不大有逕庭乎

丙午十二年春燕王綰謀反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

立子建為燕王

通鑑曰陳豨之反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於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軍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

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以告綰綰乃陰使勝為間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謀於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恐謂其幸臣曰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為燕使胡狀上怒曰綰果反矣使噲將兵擊之劉氏曰未有書某以某官將者書噲以相國何重其權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帝之決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詣長安帝意哉綱目書噲以相國將次書詔斬噲平傳噲詣長安下書赦噲所以罪平而危漢也

立南武侯織為南海王○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

軍平傳噲詣長安

通鑑曰帝病甚或言噲黨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周勃受詔牀下

日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謀
日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類之夫有親且貴今
上特以忿怒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白誅之未
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
反定燕
反縣

三月帝與群臣盟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漢書曰帝刑白馬與蕭何等諸大臣噫血盟曰非劉氏
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
匱剖符分封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
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金匱猶金滕也金緘而藏匱中

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

初即王位四年後即帝位
八年共十二年壽五十三

通鑑曰上擊英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
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
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
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

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猶任周勃重厚少文
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欠曰此後非乃所知也遂
崩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
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棗陽樊噲周勃定
燕代聞此必連兵還向大臣內叛諸將外反亡可嚙足
待也乃發喪唐氏曰看帝屬后合知諸呂終為平勃所
制賀善贊曰漢唐皆以兵取天下者也綱目於高帝有
四特筆唐初不得而與焉其未即位也加秦書伐加項
籍書討其用夷兵也書致助其即位也書即皇帝位大
綱正矣唐未即位書擊西河其用夷兵書劉文靜以突
厥兵至即位書稱皇帝豈可與漢同日語哉至于斬丁
公皆有大過人者漢祚之永宜哉鄒氏璧曰漢高混一
海宇劉固安矣然大漸之際又以安劉屬勃何耶其心
慮蓋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呂后權傾中外帝且
不能制彼孝惠委靡必奴隸於后之手矣諸呂之亂豈
非其所預明者哉周勃戡亂靖難乃其所長防微之謀
隱然遺令之表雖然重厚可任也安劉不可泄也帝疑
后之危劉而先以能安劉者使之任之是猶慮盜入室

而以守室之人使之用也盜不劫其人而騁其欲者鮮矣幸后尚無滅劉之心遵而用之是以左袒功或而劉氏以安不然吾見何參平勃將接踵於韓彭而炎劉神器將墮于產祿之手矣安之云乎王氏曰扁鵲春秋時良醫也齊勃海郡鄒縣人姓秦名越人難經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醫盧

盧縮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

一統志云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高祖徙關東萬家於此置陵邑呂后陵在其東通鑑曰初高帝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趙氏曰高祖封功臣異姓為王者八人為列侯者一百四十四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

以求存爰及苗裔此誓之盟期傳百世之久也不八九年七王皆絕惟存吳芮而已至武帝時絕三十餘年列侯止存四人餘皆殞身滅國前日封爵盟誓之辭告于宗廟者皆虛誕之文耳史稱諸侯子孫驕逸多抵法禁以致滅亡至若武帝之時列侯坐酎金輕惡奪其爵者一百六人皆非大故也至其意有所不樂又致其罪而奪之者尤多矣嗚呼丹書鐵券河山帶礪之盟乃一時駕馭之言誠非三代明王誠心任賢之道也

丙寅太子盈即位

是為惠帝尊皇后曰皇太后

丘氏曰書尊母后為皇太后者始此

赦樊噲復爵邑○令郡國立高祖廟○冬令民買爵贖罪

始賜民爵一級

丘氏曰書贖罪始此按舜典金作贖刑非利之也而後世則利之矣惠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則是富者有罪非徒以財而得以免死又因而得爵焉
嗚呼是可等賞罰耶又曰普賜天下民爵始此自後凡
初改元率以為例

十二月太后呂氏殺其庶子趙王如意○徙淮陽王友為

趙王

通鑑曰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召趙
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
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
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
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酖之遂斷戚夫人
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視帝
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
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司
馬八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
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尹氏曰

北雞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芋氏治
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漢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
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况
夫惠帝懦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母后之僭也如意之
死蓋惠帝即位之初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
呂后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然
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趙氏曰呂后生孝惠
魯元公土睢水之敗楚兵追急帝乃推墮二子于車下
向非滕公俠載之已為塵中之泥矣即帝位寵戚姬欲
廢太子立如意呂后使張良畫計召四皓輔太子始不
易及帝崩呂氏即殺戚姬極其慘酷如意并殺趙王
支廢死趙王恢殺燕王建皆高帝子也於是終漢之世
多有殺子之禍皆由高帝孺寵偏惜以致呂氏兇狠之
慘諸王後世效尤而殺其子也噫悲夫丘氏曰趙王之
死呂后以高祖嘗欲立之也書之曰太后呂氏
殺其庶子以著毋殺其子之惡人倫之大變也

未了

漢孝惠皇帝元年春正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劉氏曰城未有書始者此其書始何記事始也有勿丞
之意焉此一城耳此三書皆春初用農隙也西土晚寒
農事未起於是乎用
之帝可謂能使民矣

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通鑑曰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
坐太后怒酌醪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
王太恐出獻城陽郡為魯
元公主湯沐邑乃始得歸

二年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劉氏曰書龍見始此終綱目書龍見十有
三成帝之世黃龍見真定不書不與焉

隴西地震○夏旱○秋七月相國鄧侯蕭何卒以曹參為

相國

通鑑曰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
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何薨謚
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
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
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
并容也令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
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相舉無變更
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
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
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
掩匿覆蓋之府中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
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
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謝曰陛下
自察聖武孰與先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
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鄒氏璧
曰秦法毒民衆雖高祖約法三章草創之初所當革者
尚多也是宜繼世君臣相與斟酌損益以成一代維新
之制可也况弊攻當革且不可以待暮也為參者度已
之才不足以勝變更之任當請別付賢能以興革之可
也方且曲為自解以圖固位使亂世之法流為斯民之
害參之罪大矣當時歌
其清淨寧一不亦謬乎

配三年春城長安○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

通鑑曰匈奴強為書遺高后辭極褻慢后怒議
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
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欲
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
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
遜謝遺以車馬月頓復遣使來謝曰未嘗聞
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通鑑曰都東甌韋昭曰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
越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中郡及漢興師越人佐漢
有功復立無諸為閩越王三閩中故地都治
今建寧之建安福州之候官二縣是其地也

冬十月立帝甥張氏為皇后

通鑑曰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
帝丘氏曰后之於帝於輩行視諸父於親屬為甥舅帝
王之家禮義之所自出臣民之所瞻仰豈天下人
類盡絕而甘蹈夷之俗哉書立帝甥著其悖也

宣庚四年春正月始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丘氏曰為人子則當孝其親為人少則當第其長人之
一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日不可無食也欲得食則
當力田不待上之人設科勸誘之也設科而以是名則
世之人悖德逆禮游手末作者多矣三代以前無此名

也是亦世道
大變之端

三月帝冠

提要作
夏六月

劉氏曰於是帝年十五矣立后五閱月矣書帝冠始此
冠皆王月重歲首也惟惠帝三月馬丘氏曰人之所以
為人者以其有禮也夫禮始於冠而成於婚人生二十
曰弱弱而冠三十曰壯壯而有室當然之序也帝於十
月已立后矣而其冠反在五閱月之後無乃失其序乎
或曰三十而娶庶人之禮也天子諸侯娶必先冠欲其
早有繼體也嗚呼既能成昏矣然猶不勝冠乎後世人
主之昏不必皆以三十為限苟勝冠矣必先冠而後昏
冕而親迎斯於禮
之序無所紊矣

赦○省法令妨吏民者○始除挾書律

陳氏曰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帝入關
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弊至惠帝始

除是高祖惡聞詩書之習不減於秦也使入關之初或
天下既平之日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壁
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祖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
之焚棄也丘氏曰嗚呼書之為用其關於世教也甚大
挾之者有何罪而秦人禁之犯者至刑三族邪高帝除
秦苛法朝得天下而夕除之可也胡乃至易世之後四
年之久而後去之哉是固其君之失
當時輔相之臣亦不得辭其責也

始立原廟

通鑑曰帝以斬長樂宮數躡煩民乃築復道武庫南叔
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
廟道上行哉帝惧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
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
入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
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政過不
吝傳說戒高宗曰無耻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

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
遂非豈不繆哉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
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
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丘氏
曰按原者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以原名昔者先
王之祀其先也也有時享有禘祫奉之有常所行之有定
禮則是原廟之立乃後世之褻禮非先王之止也原廟
之立始於惠帝書之以著其失尹氏曰春秋宮廟非志
災失禮則不書如考仲子之宮冊楹刻補桓僖宮災立
武宮之類是已綱目書立原廟立者不宜立也既有太
廟則原廟果何為哉
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宜陽雨血

劉氏曰雨血大異也故通鑑未書
綱目特揭而書之書雨血始于此

冬雷桃李華棗實

丘氏曰書非時雷非時
草木華實著災異也

五年春正月城長安○夏大旱

通鑑曰江河水
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

通鑑曰謚曰懿班固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然碌
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
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
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
名位冠群后聲施後世為
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九月長安城成

劉氏曰城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久也宮殿書成費
也宗廟書成慢也此其譏與佚道使民何譏焉帝之城

也必用春初有愛民之心焉跨歷五年然後畢事書成所以見其勿亟也終綱目城書始書成一而已矣

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丘氏曰置左右丞相始此爰立作相相之名昉於商書而與丞並稱則未有也秦自悼惠王始置此名而分命二人以為左右漢初以蕭何為相國曹參繼之至是始襲秦故分置左右丞相而以王陵陳平為之是用高帝臨崩之言也謹置其初

六月夏留侯張良卒

通鑑曰蓋曰又成尹氏曰神仙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如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仙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凡此類比而觀之則得其旨

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劉氏曰日食三朝大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可畏矣哉

夏五月日食既

尹氏曰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為治方且與天下休息相安於無事宜有美祥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棗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即世呂后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劉氏曰日食必書晦朔此其不書何先後日也曆官失之先是日食三朝可謂大變不數月又食既焉未幾而以大喪書變不虛生信哉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壽二十四歲

班固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
薦矣聞叔孫通諫則惧納曹國之對而悅可謂寬仁之
主遭呂后虧損至德悲夫賀善贊曰帝在位七年所書
總二十九事五書封立三卒大臣四書城長安書太后
殺書和親書冠書赦各一書齊王來朝書立原廟書舉
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事其天
資粹美仁厚亦可見矣其災變八書
意者太后居中用事所以感召然也

太后呂氏使其兄子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通鑑曰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疆謂陳平曰帝
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
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
呂權由此起尹氏曰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迺
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
得而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

后伐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
大臣也按漢置南北軍南軍以衛宮城北軍以護京城
彼此相制可謂周且密矣一旦呂后乃以其權付於私
親其在周所謂滕緘尚鞫為大盜積者耶劉氏曰拜官
書以恒辭也此其書使何以公辭也使私辭也此大臣
請耳曷為書太后使請雖大臣而使之畏而請者太后
也此條通鑑因誅諸呂及之綱目揭
書於此而特稱太后使其肯微矣

九月癸亥陵太后立所名帝子為帝臨朝稱制

通鑑曰初太后命張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
太子至是即位程子傳易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猶
可言也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呂氏制朝取他
人子立之實非劉氏天下非常之變也呂氏曰天下不
可一日無主今惠帝八月崩而太子乃以九月即位至
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凡二十有四
日始癸亥陵既葬之後太子始即位則是呂氏擅朝之
禍可勝言哉况太子實非劉氏乃使之稱尊其為莒人

滅鄧大矣綱目書此文無貶詞若真太子然者非予之也所以見將相大臣不能為有無拱手聽其所為是以交譏之耳然則劉氏之不滅豈非幸歟丘氏曰此後世立假子之始此漢以後母氏臨朝之始嗚呼陽倡而陰隨天道之常男外而女內人道之正女后臨朝乃以陰而居陽位女而為男綱豈非天地之大變也哉然則不幸而君崩子幼則如之何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古之制也趙氏曰婦人竊弄國柄自呂氏始孝惠慈仁之主被其虧損至德使納甥女為后亂夫婦之大倫召觀人疑駭而成疾絕母子之恩義僭據天位擅王諸呂殺劉子孫籠幸審食其而非取職德真漢室之罪人也高帝創業建國之初立其典章貽戒後世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著為一代之法則吕后必不敢起覬視之心而執政大臣得以力爭矣舍此不為使流弊千後世至孝平初立孝元太后王氏臨朝致莽篡位漢祚幾絕東漢之世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閻后順帝之梁后桓帝之竇后靈帝之何后相繼臨朝專政寔自吕后之發端故後世皆效尤也

冬十一月太后呂氏次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嬖臣審食其為左丞相監宮中任教為御大夫

通鑑曰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克乃抵克罪任教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己然論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乎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釋風論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

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群臣以力相勝而臣
之耳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
不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
為正至哉言乎尹氏曰食其何人乃居左揆平與之同
列而不死並書于冊不特見呂氏私意用人之罪亦以
見陳平與會五之失立氏曰此漢以來寵任嬖倖之
始嗚呼男女有別此萬世綱常之道不可更革者也食
其自與帝持己得幸於后臨朝之始首以為相嗚呼宰
相何等官也乃以私諸嬖倖
之人書之史冊遺穢千載

太后呂氏追尊其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通鑑曰欲以王諸呂之漸也立氏曰
嗚呼此漢以來尊崇外戚之始也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十八終

大天校經子論之... 之... 非... 心... 臣... 服... 而... 願... 為... 之... 臣... 也... 是... 以... 索... 此... 之... 時... 經... 一...
 八... 青... 死... 節... 者... 其... 後... 成... 功... 亦... 帝... 而... 已... 人... 臣... 之... 義... 當... 以... 王... 校...
 為... 正... 至... 其... 言... 尹... 氏... 曰... 食... 其... 何... 人... 乃... 居... 於... 於... 與... 之... 同...
 列... 而... 不... 說... 並... 書... 于... 冊... 不... 特... 見... 呂... 氏... 曰... 此... 其... 以... 來... 龍... 任... 妻... 傳... 之...
 見... 陳... 平... 年... 與... 會... 五... 之... 失... 立... 氏... 曰... 此... 其... 以... 來... 龍... 任... 妻... 傳... 之...
 始... 鳴... 呼... 男... 女... 有... 別... 此... 萬... 世... 綱... 常... 之... 道... 不... 可... 更... 革... 者... 也... 食...
 其... 自... 其... 帝... 行... 己... 得... 幸... 於... 后... 臨... 朝... 之... 始... 首... 以... 為... 相... 為... 呼... 呼...
 相... 何... 等... 官... 也... 乃... 以... 茲... 諸... 禮... 儀... 等...
 之... 人... 書... 之... 史... 冊... 遺... 藏... 千... 載...
 太后呂氏追尊其父呂公為宣王元澤為悼武王

通鑑曰欲以王諸呂之漸也立氏曰
 鳴呼比漢以來尊崇外戚之始也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十八終

